

王平清著 精華

盛發

主編

魏治平

主審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样 本 库

王孟英医著精华

盛燮荪 张明权

陆文彬 编著

吴静芝 顾瑞麟

魏治平 朱承汉

审订

朱鍊之 吴徐来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214212

(沪)新登字 301 号

王孟英医著精华

盛燮荪 张明权 陆文斌 编著
吴静芝 顾瑞麟

魏治平 朱承汉 审订
朱鍊之 吴徐来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昆山联营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11,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13-989-X/R·111

定 价：2.85 元

《科技新书目》269-289

《内 容 介 绍》

本书是系统研究清代著名温病学家王孟英学术经验的著作。全书对王氏生平、学术特点、温病、杂病、妇科、预防养生和食疗等8个方面作了较详的评述。对其主要学术论说、治疗大法，均选录有关例案以互相印证。本书可供临床医师、大专院校学生和爱好中医食疗、养生者参考，对于研究温病学说和文献史料，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王氏孟英乃古今代名
医其医術之精湛為
後世所敬仰有創
立新精神著方主說均創
為從臨床實效出发誠
為後世之楷模也

辛未年正月於北京

董建華



序

王孟英先生，清末杰出之名医也。先生年轻时，家无担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能于艰辛中博览群书，日以继夜，燃烛帐内，顶为之黑。足不出户庭者10年，手不释卷者永夜。生平不慕荣权势，惟学术是求，以故造诣精湛。

先生初从景岳全书入手，而后来治病多用寒凉养阴，堪称养阴派之大家，与景岳之温补大相迳庭矣。推原其故，不以先入为主，能从临床实际探索也。盖热病杂症，过时辄伤阴亡津，呈现干燥虚热、虚亢之症，此时不宜因其虚而用温补，宜用凉润滋养之剂以济之。今观先生诸案，率用洋参、麦冬、元参、知母、石斛、花粉、生地、丹皮、牡蛎、蛤壳、芦根、竹叶等。先生尝云：“温补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废也，第用较少耳。”乃知先生原不废温补，其养阴补方，与病之情症吻合，故效若桴鼓，非癖爱也。吾人学先生，宜学先生之好学不守一家言，临床时适事为故。学先生不泥于先生，斯乃得之。

先生著述甚富，早已脍炙人口。惟能阐述其精义至理者甚少见闻。今当代学者魏治平、盛燮荪等同志积年从事研讨，摘取精英，突出其长，使学者手此一篇，遂获先生之心传，讵不胜欤！业将付梓，喜为之序。

姜春华序

于上海医科大学，时年八十又三岁。

前　　言

温病之学，肇于内、难、伤寒，盛于明，成于清。而集其大成者，厥为王氏孟英。王氏学识广博、著作甚富，而以《温热经纬》、《霍乱论》、《回春录》等为其代表作。特别是勤临证、善总结之治学精神，堪为后世法。所著《王氏医案》辨证详明，议论精辟，处方严谨，遣药精炼，疗效卓著。说明王氏既有很高理论造诣，又有丰富医疗经验和心得体会，是我国近代较有影响的医学家之一。为此，认真继承、整理其学术思想和医学著作，就有着现实之重要意义。

早在 80 年代初期，浙江省中医学会、《浙江中医杂志》编辑部与浙江省嘉兴地区中医学会曾联合举办“王孟英学术研讨会”，会后请湖州、嘉兴两市中医界同仁，对会议资料和王氏的医著进一步深入研索，撷英咀华、整理成《王孟英医著精华》一书。现由盛燮荪、张明权、顾瑞麟、吴静芝、陆文彬诸同志审润釐定，复经魏治平、朱承汉、朱鍊之、吴徐来等审订，即将付梓，而将书稿见寄，索序于余，得以先睹为快，实一大幸事。披览之下，深感本书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从各个不同角度探微索隐，发皇新知，举凡王氏 30 余种著作，尽赅无遗，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整理研究王氏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之力著，是有实用价值之参考书籍。相信本书之出版，不仅使王氏之学得以发扬光大，即对前人医籍经验之整理，不无参考。而对广大中医人员学术水平之提高，臻于上工之列，亦将有很大裨益，故弁言数行，以志颠末。

路志正

中国中医研究院辛未正月下弦于北京怡养斋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事迹考略	(1)
一、学术渊源与治学特点	(2)
二、卓越贡献	(3)
第二章 著作分类和述要	(9)
一、医论	(9)
二、方剂	(14)
三、诊断	(17)
四、医案	(17)
五、丛书	(21)
第三章 温热病证治菁萃	(23)
一、辨六气	(23)
二、论温病	(30)
三、议霍乱	(49)
第四章 杂病治法撷英	(56)
一、咳嗽	(56)
二、哮证	(59)
三、失音	(60)
四、吐血	(61)
五、不寐	(63)
六、遗精	(65)
七、中风	(66)
八、眩晕	(67)

九、胃脘痛	(68)
十、呕吐	(71)
十一、泄泻	(72)
十二、便秘	(75)
十三、肿	(76)
十四、胀	(77)
十五、痹	(79)
第五章 妇科学术经验汇析	(80)
一、论“天癸”阐述妇女生理	(80)
二、调理月经应注重理气	(81)
三、析病机精于治带	(85)
四、辨孕脉善调治胎前诸恙	(86)
五、产后病机及证治	(90)
第六章 饮食调节与预防摄生	(94)
一、饮食调节	(94)
二、预防和摄生	(111)
第七章 创订方及方论选	(114)
一、创订新方	(114)
二、方论选录	(118)
第八章 年表	(127)
后记	(135)

第一章 生平事迹考略

王氏祖藉安化(今湖南省安化，一说为今甘肃庆阳，待考。)，据《海宁县志》记载“世居海昌之盐官”(今海宁市盐官镇)。在王孟英晚年所著的《归砚录》弁言中称：“吾族系出安化，藉隶盐官，十四世祖迁于海盐之水北，十九世祖复归于原籍(指海宁)之旧仓(镇)。乾隆间曾父遭海溢之患，携吾祖、吾父侨居钱塘，嗣为吾父娶于杭，生余昆季六人。”孟英生于清嘉庆十三年戊辰(公元1808年)，道光元年辛巳(公元1821年)失怙，由父挚金履思荐赴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居孝顺街，佐理盐务，馆其地十年，“工余之暇，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并常常为人治病，获效甚显而渐有名声。庚寅(1830年)由金华迁居杭州，以医为业、历二十四年之久。在此期间得以结识杨素园、张柳吟，赵菊斋、顾听泉、吴韫香等医文契友。这一时期，孟英的医学造诣也日益精深，他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一方面仍博览群书，研究《内经》、《伤寒论》以及前贤有关温热病的论著，对温热病的理论作了深刻的探讨。《温热经纬》、《王氏医案》等书都是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同时，还参订了家传的《重庆堂随笔》以及《医砭》、《愿体医话》等前贤著作。乙卯(1855年)秋，“携一砚以归籍”，居住在淳溪(今海宁市路仲乡)达七年之久。其间撰《归砚录》、《随意居饮食谱》等书，其中《归砚录》凡四卷，内容以论说临证心得，个人新见为主，并辑录先贤之论，书中所引大多为后世所罕见的医学文献资料。辛酉年(1861年)复因战事纷乱，先后栖居于洑院(今桐乡县洑院镇)、青镇(今桐乡县乌镇镇)、嘉兴等地。

随息随居，行止不定，故所撰之书，皆冠“随息居”之名。孟英一生坎坷，自13岁离家，到47岁回返故乡，“携一砚以归籍”。清贫如故，后来“寓居上海，歿于寓所”（《古今医案按·董序》）但其具体卒年尚未找到确切的文字资料，近代学者曾有1866年（《简明中医辞典》）、1890年（《中医各家学说》）及1868年（《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0年2期）等三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学术渊源与治学特点

孟英的习医，完全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曾祖王学权（字秉衡）由传而医，晚年曾撰《重庆堂医学随笔》，祖父永嘉，父鍊仓皆继其业。家学渊源，不仅使他矢志于医，而在学术观点上也受到熏陶。孟英曾对舅父说：“先人遗训，期甥于世有所用，而曾王父子甥生之日，即著一书”，此书就是《重庆堂随笔》。其中谈“六气”之精髓，奠定了孟英温病学术思想的基本概念。论“虚劳”之辨治，启迪其舒情志、主养阴的治疗法则。《随笔》析治案、集录方药，为其重视治验病案的记录和搜集效方作出了示范，更为其医学上的成就辟径开道。

孟英之所以能成为晚清医家中之一大家，在温病学术上，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被后人誉为四大家，其治学特点甚多，兹举数端，以见梗概。

孟英初习医时，先从景岳学说入手，继而觉察其说偏颇，乃广读百家著作，广收博取，兼收并蓄。此在其《归砚录》等著述中可以看到他读书之广博，如《蠡海集》、《续医说》、《志乘》、《饮食辨》、《避暑录话》等前人著述有三十余种。因而他在学术上或宗喻西昌“伤风亦有戴阳”之说，或宗叶天士、薛生白、缪仲淳、魏玉璜诸家之说，不拘一格。所采方剂，皆效验彰著者。且能因人、因时择善施用，治法活泼善变。其治学方法在“精”、“细”上做学问。

举凡《灵枢》、《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医籍，都曾深入研究。其所著《温热经纬》、《霍乱论》的编撰体例，均以内、难、仲景之言为经，诸家之说为纬，并且在浩瀚的典藉和后人众说纷纭中，能理出温病中“伏气”、“新感”二大纲要，以及霍乱总义等纲领性论述，于此，可见他在婺州时十年寒窗所打下的理论基础，和治学之精细。

孟英为人谦恭，不图名利，医德高尚。他不仅对学养有素的前辈和契友，如顾听泉，赵菊斋、吕慎斋等能时相过从，对于一技之长的民间医士，也能诚恳求教，据《温热经纬》自按：“嘉庆己卯，先君子病温而大便自利，彼时吾杭诸名医咸宗陶节庵书以治伤寒，不知所谓温证也。见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而不应，浦上林先生来视，浦年甚少，诊毕即曰，是温证也。”可见他究心于温热病，实得自目睹浦上林诊治后之启发。孟英治病必“殚心尽力以图之”，如越千里以拯危疾，夤夜赴诊昏谵重证，不辞辛劳，敢于负责的事例，在王氏的医案中实例甚多。顾听泉赞其为“肠热胆坚”确非夸张之誉。孟英的高尚医德，还在于不讳议前医之失，不妄用贵重、冷背之药哗众取宠，或藉以作难医家、病家，因而他的医风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嘉许。如归安章华征赠诗云：“高旷襟期志气恬，不贪为宝励鸡廉，功深著作琳琅富，学究岐黄岁月淹，种杏成林追董奉，抚松归隐似陶潜”。确系对孟英形象的写照。

二、卓越贡献

孟英在祖国医学发展中贡献甚巨，举其要有如下几点：

1. 完善温病理论体系

温病学说孕育于秦汉，胚胎于唐宋，萌芽于金元，迨明清而鼎盛。叶天士、薛生白均能在实践中丰富了温病的辨证论治内

容，吴鞠通《温病条辨》提出“三焦”为纲，“九病”为目，看似完备，但孟英能从研究各家医著入手，验证于临床，历十余年之久，认定《温病条辨》为“剪裁未善，去取亦有未当”，且未能从《内经》、《难经》、《伤寒论》作溯本穷源之考证，所列“九种温病，题旨未清”，以桂枝汤治温病乏效等等不足。乃采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正名究源，间附心得，纂为《温热经纬》五卷，使温病理论体系渐臻完善。

孟英在温热病理论上的阐发，提出了伏气温病“自里出表”的新见解。他既赞同叶天士对新感温病的辨治大法，但认为“伏邪重者，初起即舌绛咽干，甚有肢冷、脉伏之假象，亟宜大清阴分伏邪，继必厚腻黄浊之苔渐生，此伏邪与新邪先后不同处”。同时，阐发了叶氏“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论，指出：“始从上受，病在卫分，得从外解则不传”，“由上焦气分以及中下二焦者为顺传。”如“邪不外解，又不下行，易于内陷营分者，为逆传。”也即“邪从气分下行为顺，邪入营分内陷者为逆。”是故，对温病之见泄泻者，反对升提、兜涩，下行大肠乃邪有出路，亦即网开一面之治法。

在温病治疗大法上，孟英首先提出“上焦温病，治必轻清”，用轻透以达邪外出。其次为重视“救液”，如邪在气分用石膏、地黄等甘寒、甘润之品，“清未尽之热，救已亡之液”，并且指出“温热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黄等药至十余剂，始得神清液复者”，说明救液不易和不容忽视。再次提出“疏治枢机”为治温病之要着，无论初起用轻清，气分投益胃，以及治下焦不宜用腥秽滋腻，都是为了利枢机，俾邪气松达也。

2. 探索霍乱防治

大凡战乱之后，往往疫疠流行，从而给医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并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创新。孟英身历兵戎、饥荒、疫疠

滋蔓之境，在其著述中就记述杭州、温州温病流行，喉疹猖獗，海门霍乱盛行，并目睹死者众多，而惯用方药治之罔效，因而他曾十分感慨地指出：“死于药者十之七八”，他经过细致考察，探究防治方法，分析霍乱病机，首先认为疠气、伤寒、暑湿温热、饮食所伤，都可转致本病，而其病位皆在太阴，盖“脾，土脏也，镇中枢而主升降清浊之司。惟湿盛而滞其升降之机，则浊反厥逆于上，清反抑陷于下而为霍乱。”其次，提出证有寒热之分，热化为天运之自然，皆土郁之发，尝谓：“诸郁之发，必从热化，土郁者中焦湿盛，而升降之机乃窒。寒化乃体气之或尔”，“岁土不及，则脾胃素虚之人，因天运而更见其虚，中阳既虚，寒湿自盛”。并肯定疫之流行与人口疏密有关，人烟萃聚之区，因“湿热之气上腾，烈日之暑下烁，人在气交之中，受其蒸淫，邪从口鼻皮毛而入，”孟英还从“霍乱流行，多在夏热亢旱之年”，乃谓：“暑湿深伏，迨一朝卒发，至阖户沿村，风行似疫。”

孟英还注意到霍乱流行与疫水、饮食的关系密切，明确指出：“杭、嘉、湖、苏数郡之水，独异于他处，大河之水既已平流，则浜汊之间，竟如止水，居其斯者，饮于斯，食于斯，濯粪秽于斯，若暑月旱年，则热毒蕴蓄，为害尤烈，”故提倡：“疏浚河道，毋使积污，”至于饮食则当“食勿过饱，味勿厚滋”，才能“默消疫疠”而登民寿域。在治法方面，备载伐毛、刮粹、搘洗等应急措施，并列纪律、侦察、守险诸条，创效方八首，常用药物七十五味，都属经验之谈。

3. 善用轻灵方药治杂病

孟英有《王氏医案》传世，系其三十余年临证实践之翔实记录，所载四百六十余则医案，涉及内、外、儿、妇各科六十余种病症，其中杂病医案约占三分之一。案语或议病，或论药，随处阐发，剖析入微，处方轻灵、自具特色，兹举其要：

长于辨痰 孟英认为“痰之为病，最顽且幻，益以风阳，性尤善变，”因而每于纷纭之病绪中，剖析毫芒，不轻易放过一鳞半爪的征象，如于喘、嗽、胃痛、不寐等证治时，从“渴喜热饮”、“痰冷如冰”诸症辨之。并认为肝火、胃热，都是酿痰之因。他说：“痰，古作淡，显系二火搏水以成痰也。”万密斋尝云：“人之有痰，犹木之有津，时令大热，草木流津，痰自热生，此明验也。痰犹水也，附气自行，过颡在山，豈水之性哉，乃搏激使之也，故谓胃火盛，则饮食生痰，痰愈盛则肥浓愈嗜者是也。肝火炽则津液凝痰”。是故孟英每以雪羹，龙荟治痰。

善于辨热 孟英立方，寒凉居多，用药以甘凉濡润见长，力斥浪用温热药之害。认为“古人治内伤，于虚处求实；治外感，于实处求虚。”所谓虚处求实，当泛指痰、热、气、火之变。实处求虚，显系辨津血阴液之亏耗。是故，对邪正、阴阳、虚实的辨析更应细致，他进一步分析说：“扶阳抑阴，大易以喻君子与小人，章虚谷谓但可以论治世，不可以论治病，韪矣！愚谓未尝不可以论治病，特扶阳抑阴不可专藉热药耳。何也？人身之气，犹阳也，外来邪气，犹阴也，故热伤胃液、仲圣谓之无阳，医者欲扶其阳，须充其液，欲抑其阴，须撤其热，虽急下曰存阴。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即是存阴，存阴者存正也，存正者即是扶阳。”孟英有鉴于此，在杂病论治中，对“七情郁结，气郁化火”、“肝郁凝痰，久久化热”、“禀体阴亏，水不涵木，心火内炽”、“血因火溢是其常，气不摄血是其变”等等病机的剖析，置“热”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精于轻透 孟英用药，“不论用补用清，悉以运枢机、通经络为妙用”，认为“人气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无一息之停，惟五气外侵，或七情内扰，气机愆度，疾病乃生。故虽在极虚之人，既病即为虚中有实，如酷暑严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尽管乎老少强弱也，以身中之气有愆有不愆也，愆则邪留着而为病，

不愈则气默然以潜消。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并从“百病皆由气滞”的观点，指出“有形之邪，皆能阻气机之周流，”因此，药必轻清，即使阴分不足，亟宜滋养者，亦常以熟地泡汤煮药，宗“浊药轻投”之法。

详于救误 孟英尝谓：“病于病者十之四，病于药者十之六”，或云“死于病者十之三，死于药者十之七”。综观孟英四十七则救逆医案，均系前医药误致变，如误用助阳药以致相火妄动、耗阴伤精；误用温散、攻瘀，以致动血耗气伤阴；过用寒凉而损肺气、伤胃阳等等。孟英反复陈说温燥滋腻的弊害，认为“温补滞气，气阻生痰，痰阻气机、升降失调，诸病作也，”而救误之要，“先绝误治之源，再用救逆之药”，倡言“量体裁衣”，因证而施。

此外，孟英对妇科辨治特重痰气病机。他除了阐述“天癸”的含义，还指出带下有生理、病理之分。认为女子性情善郁而多忿怒，故解郁调经首在于肝。指出：“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内，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同时又认为肝木风火易生，故恃“调经必先理气”，而理气不可徒以香燥，对肝郁致带，又主清展宣化，亦即其善于运枢机之处。在其妇科医案中，还有不少善于辨胎孕的例子，认为妇人孕胎之后，气血大聚，必有征兆，而人体各有特异，不可以死法限生人。对于养胎和治疗产后病，则十分注重痰、气致病，常用竹茹、桑叶、丝瓜络、枇杷叶及蠲饮六神汤等方药以祛痰顺气。

4. 提倡食疗治病

孟英论摄养，强调慎起居、调寒暖，勿使营卫逆乱；提倡冬夏衣被适度，勿过于贪凉，以防外邪入侵；毋贪杯嗜饮，戒房帷纵欲，旨在充精髓。而其赞食养、食疗之妙用，认为以食为药，“处处皆有，人人可服，物异功优，久飮无弊”。所编《随息居饮食谱》，

将食物分门别类，论其功用优劣，具体运用“食食”、“食药”组方，并提倡适时令、茹素食，意在养脾胃、畅气机。

5. 参订前贤遗著

孟英参订或评注的医著甚多。其所评按，持论公允而无门户之见，审校亦颇细致。他除了将《重庆堂医学随笔》、《原体医话》、《女科辑要》等书作认真的参校，还辑录《续名医类案》魏玉横按语为《柳州医话》一书，并逐条加按，每多发挥。评析《温病条辨》，贬褒得体。对吕慎斋珍藏的《洄溪医案》详为批校而作序付刊。凡此，都足以说明孟英对于前贤医著之重视。

6. 缉集有效验方

孟英手辑方剂专著较多，计有《蓬窗录验方》、《急救良方》、《圣济方选》、《鸡鸣录》、《潜斋简要方》、《四科简要方》、《经验方》等近十种，凡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均博采广取。除了自订的效方，或阐发前人之经验方剂，或辑录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以及简效的治法，如锡类散之方药，原载于尤乘的《金匱翼》，经孟英手订其方、命名为锡类散，原为治咽痛、喉炎、牙龈炎等病的外敷剂，近代已广泛应用于胃溃疡、吸入性食管炎、结肠炎等疾患。其他如瓜蒂研末搐鼻退黄疸，甲片、橘红煎服治乳腺炎等民间单验方，皆见载于孟英所辑之方书。